

台灣小說概述

陳國偉

一

在台灣文學史中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觀照，那是以十年為刻度的眼光，雖然文學的發展並不會工整地在時間刻度上齊頭並進與起落，但那麼綿長的時間序列，文學書寫與活動如此繁花盛景，所以仍需要有一個斷章，我們才能言說與取義。2009，像是預約著新的十年號角即將響起，如果說這個島嶼上的文學終究是映照著現實，那小說為這政治情勢變化波瀾壯闊的十年，留下了什麼記錄，或許又將到了檢驗之時。

綜觀2009年台灣小說的發展，其實延續著這幾年來中文創作與出版的低迷，作家似乎只能盡其本分在自己的土壤上耕耘，市場的掌聲越來越清冷，但在翻譯小說那廂卻仍舊不墜，似乎代表著讀者板塊的移動與流失。少數仍然能點燃話題性的，莫過於延續前一年熱潮的駱以軍《西夏旅館》，以及挾著隱私指涉的張愛玲《小團圓》。《西夏旅館》讓駱以軍從「2008開卷好書獎」，到「2009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類金典獎，一路到本文執筆的此際跨海得到2010年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在文學的藝術性與開創性上得到了多重的讚譽。《小團圓》成為2009年各大實體與網路書店的年度排行榜暢銷書，與《暮光之城》系列、《哈利波特7》分庭抗禮，為21世紀的台灣再度迎來張愛玲，見證歷史魅影是如何不斷復返。

而創作者的眼光與書寫向度，也從前幾

年盛極一時的對土地記憶的集體注視，在今年轉而傾向於世代性的多重喧聲，具體呈現出不同世代小說家對於台灣在地歷史與生活多元的感覺結構。面對現實中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變化，許多資深與中生代作家，都試圖透過作品重新辯證兩者的歷史與主體問題，或是挑戰不同取徑對台灣歷史進行新的敘事；年輕世代的作家則是放大日常的細節，在破碎的現代時間感中，透過身體與空間的新經驗敷演存在感受，在文字中構築新的說話腔調。當然在不同世代的書寫重層間，也同時存在著各種創造性的破壞、逾越與跨界，試圖推移出邊界間的各式新思維與可能。

二

就像是一種時代隱喻，2009年第一個月，李昂就以《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為這一年的台灣小說創作揭開序幕，直探台灣與中國主體的辯證禁區。李昂對於台灣主體的理念與歷史關懷，早已不在話下，也因此當她透過愛欲挑動兩者主體的辯證時，也就更引人側目。在過往論述中透過文化血緣建構的台灣與中國連結，在李昂筆下被代換為慾望與命運的遇合，呈現出兩個主體間禁忌卻又具有誘惑性的本質。然而，作為一個島嶼，台灣不斷地被外來的文化主體給逗引因而受容，為何具有世界座標的李昂獨獨選擇中國作為台灣的七世情人來書寫？代表的是台灣必然要透過中國面對世界？還

是這是一場慾望與情感的難題，必得理清彼此的情業後，才有可能展開新的可能？李昂促使著我們不斷自我逼問著這個問題。

但同樣是女性書寫者，也試圖透過身體記憶去處理國族問題，蔡素芬獲得「2009開卷好書獎」的《燭光盛宴》卻有著極為不同的取徑。她以生命中經歷中國鄉間傳統大家庭婚姻、中國對日抗戰的前線醫護工作、新的婚姻與渡海來台建立家業等種種波瀾壯闊生命經驗的女子，與其他中國、台灣女性的命運交會與悲歡聚合。小說以宴饗為喻，透過不同世代角色的女性觀點，交織出複雜的生命圖景，並映照出個人、家國與歷史的特殊性別反思。

出身自台灣，寓居美國多年，2004年移居上海的章緣，也以她豐富跨國閱歷孕育的眼光，在《越界》中選擇定居上海的台灣人作為書寫對象。這些活躍於新國度的台商與台幹，像是在新世界勇敢探索的冒險者，卻也是在多重異族群間被擠壓而騰空的異鄉人。同樣作為處理中國與台灣議題的女性作家，章緣不僅提供一種獨特的、既是他者卻又在地的細緻觀察，也記錄下這批最新一波的移居者的生存窘境，與李昂、蔡素芬的作品關懷形成多重的對照。

三

雖然台灣在近十年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但政治上的各種「遺產」卻仍未能真的理清，更何況是長期深埋在台灣歷史幽暗皺摺裡的歷史與創痛記憶。當部分書寫者的筆積極的投向世界觀照時，原來埋藏在土地中的根鬚，也就更容易被牽動。面向世界與回歸本土，像是有著致命的張力，也像是共存

的孿生體，因此2009年不僅出現許多處理海峽兩端國族議題的作品，深層的本土關懷也被召喚出來。繼鍾肇政、李喬、東方白、黃娟、邱家洪後，本土作家的隊伍中，楊青矗也以「美麗島進行曲」三部曲加入這個台灣大河小說的書寫家族。「美麗島進行曲」共分為《衝破戒嚴》、《高雄事件》、《政治審判》三部，鋪寫楊青矗親身參與的民主運動為主軸，以見證者的姿態，點滴勾勒出台灣近代充滿苦難的政治發展。

此外，藝術家謝里法創作出台灣第一本美術題材的歷史小說《紫色大稻埕》，也令人驚豔。故事以1900年代前後出生的藝術家郭雪湖、李石樵、顏水龍和陳清汾為主角，而其他當時活躍的藝術家楊三郎、陳植棋、立石鐵臣和崔承喜也都在小說中登場，謝里法的創作理念是「想讓他們又恢復體溫，讓他們可以喘氣、可以跟我們說話、在我們身邊的人，所以我把魂再給他們招回來」，而不僅是藝術史上冰冷的人物塑像。小說雖以大稻埕為主要舞台，但故事空間也延伸到台北城內的公會堂與總督府、金瓜石、九份、清水、霧峰、台南，更擴及日本東京、法國巴黎、坎城、馬賽等，呈現出蘊含著世界座標的本土文學地理。

但歷史敘事的動能累積至今，也鑄煉出迥異以往的藝術性轉化，開啟更多元的表述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甘耀明的《殺鬼》。甘耀明以他的故鄉關牛窩為背景，搭建出一個人、鬼、動植物疆界渙漫、混媁，身體的異變、接肢與重組充滿奇想，甚至帶有科幻次類型蒸汽叛客（Steampunk）的味道、現代性與傳統庶民性錯雜的魔幻故事舞台。故事時間以日治時期為核心，連結到殖

民與戰爭的歷史記憶，但卻又是全新的敘事語彙。一如駱以軍所說，甘耀明透過一種「夢遊者視窗」的暴力內化景觀，建構出複合各種母語與日語的「孩童化初民化」的「馬康多世界」式雜語劇場。而《殺鬼》不僅突破台灣八、九〇年代既成的魔幻寫實小說的框架，更開發出台灣當代小說鄉土與歷史書寫的全新視野，具有高度的藝術成就。

此外，已創作多本童話的鄭清文，以寓言形式創作《丘蟻一族》，以「變形」的策略針砭現實，勘破生命本質中的權力慾望，呈顯出鄭清文對台灣政治與歷史的別有關懷，發人深省。林哲璋《福爾摩沙惡靈王》則以奇幻小說取徑，加入大量原住民神話傳說、漢人民間故事與信仰，勾勒出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經緯，展現出充滿想像力的歷史敘說。又或者如謝曉昀《惡之島：彼端的自我》，以「彼端」與「自我」的鏡象結構書寫，透過魔幻寫實的筆法編織科幻的元素，進行哲學式的自我、人性與存在辯證，故事雖發生在無名的島國，卻處處都能連結現實的隱喻。

當台灣仍在西方與中國等不同大陸文化的主體間，尋求島嶼的定位時，對於出身自蘭嶼與澎湖的作家來說，他們思考的卻是小島與大島（台灣）、小島與海洋的關係，提供了另外的思考向度。作為台灣唯一的海洋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在《老海人》中繼續訴說著達悟族人的故事，父祖輩如何用「寧靜」來觀看世界，在自然中萃取寧靜的層次，如何融入大海的母體之中，這是作為一個回歸土地與祖靈的創作者，不斷以生命敘述與實踐的功課。同樣是島嶼故鄉，陳淑瑤《流水帳》延續著她一貫的澎湖書寫，卻

將鄉土情懷扣入四時更迭，散逸到日常片隅中，歲月悠悠，文字刻寫著時間長河蜿蜒成季節的肌理，雖然輕盈卻婉轉點觸成青春生命的情事漣漪，微微蕩漾出記憶的水紋。新世代的柯品文在《異鄉人》中，更試圖在家鄉、他鄉與異鄉的移動與換位間，思索生命與主體的安頓位置。凡此種種，都可看出過去的歷史與故鄉敘事，在2009年的確獲得了新的敘事語言與能量。

四

若說對土地的書寫欲望，來自於一種大我的愛，因此將眼光投射於漫長的歷史，那麼年輕世代作家從生命體驗中感受到書寫驅力的，則是關於自我與他人的愛，透過細碎的日常生活，試圖捕捉愛的多樣性面貌。就像王聰威在《戀人曾經飛過》的書封上所言：「我們的每件小事都值得哀傷」，戀人的靈魂在日常中被愛情餵養，卻也因為瑣碎的時間被拉扯與撕裂，而在每個見證愛情的時間細節與物件上，映照出哀傷的面容，體現新世代創作者對於愛情的日常哲學。

然而愛情為何總是哀傷，是否如鍾文音《慈悲情人》中所言，因為無法全然的擁抱？即便能夠如潛海般與海洋合而為一，縱身一躍只為求得眼耳鼻舌身意全然的海水，但卻可能因為沈迷其中，無法意識到危險，最後得到潛水夫症，只能永遠遠離愛情的海洋。又或者如陳雪《附魔者》中揭示的，愛情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附魔？而唯有在附魔的狀態下，才能照見愛情本質上的暴力與掠奪？但若不投入這個愛情的修羅場，人該如何存有？如何從日常的荒蕪中找到出路？往返人倫與義理是必要的嗎？長期關懷此議題

的陳雪與鍾文音，透過書寫探究愛情與慾望的形上思考。

日常的碎裂與虛無也許能透過愛情捻亮一條出路，但日日沈浮於物質與訊息網絡的人們，是否真的能尋得這救贖之光？裴在美的《宅男》寫出了現代男性的群像與困境，寧可透過網路與世界接觸，也畏懼於投身任何人際網絡或固定關係中，而讓自身的存在靜好卻荒蕪。無獨有偶，吳億偉《芭樂人生》也呈現當代生活中物質如何成為操作生活的運作邏輯，透過跳舞機、網路、收音機、商品型錄、信用卡，甚至電話簿交織出人的主體被支配的窘境，而只能在虛幻的人群與人際座標中尋找出路，寫出了時代的幻視與闇影。

五

也許真的是中文創作市場太過低迷，出版社紛紛祭出復刻經典的策略，聯合文學大手筆策劃黃春明與劉大任的作品集，重新整理出版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兒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放生》、《沒有時刻的月台》，還有劉大任《晚風細雨》、《殘照》、《浮沉》、《羊齒》、《浮游群落》，希望能讓年輕讀者有機會完整地閱讀大師。另外，聯合文學也重新出版了平路《百齡箋》、《凝脂溫泉》，以及蔣勳《新編傳說》，並且將這波復刻浪潮延續到2010年。

當然，許多時候，復刻是文壇紀念離去作家的一種方式。抗癌十年而在生前就舉行告別式，成為台灣文學界傳奇的曹又方，在2009年因為心肌梗塞辭世，爾雅出版社特別重新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說集《愛的變

貌》。另外，我們還在期待張大春的「春夏秋冬」筆記小說系列的新作，但時報已經先行推出《城邦暴力團》十週年紀念版，以及以《歡喜賊》為底，另加新作而成的《富貴窯》。而聯經跟九歌分別重新出版夏曼·藍波安《黑色的翅膀》跟姜貴《旋風》這兩部在學術場域都獲得高度關注的作品。皇冠則挾《小團圓》氣勢，重新出版張愛玲《海上花開》、《海上花落》，但是否真的能夠延續甚至擴大這股張愛玲熱潮，仍需要觀察。

六

在台灣作家開始將創作觸角伸展到國際場域之際，台灣與世界的文學交流一直都是如火如荼。2009年特別值得一書的，當然就是10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來台，與朱天文、莫言等台灣、中國小說家代表對談，雖然意外掀起對談者人選的軒然大波，但也引發台灣的大江文學閱讀與討論熱潮。而不讓純文學專美於前，大眾文學部分則有由台灣、日本、中國、泰國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由島田莊司來台揭曉，最後由寵物先生（王建閔）的《虛擬街頭漂流記》掄元，皇冠文化集團也和國立台灣文學館合辦「密室裡的大師——島田莊司的推理世界」展，可以說是台灣推理文學發展豐收的一年。

而台灣小說的外譯，本年度也有許多令人高興的成果。除了中華民國筆會的《當代台灣文學英譯》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兩個系列仍然持續出版。日文外譯的部分，由黃英哲、白水紀子、垂水千惠三位教授所主編的「台灣性弱勢文學」日譯系

列共四卷，從2008年底到2009年，陸續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紀大偉《膜》，許佑生、吳繼文、阮慶岳、曹麗娟、洪凌、陳雪等作家合集，還有台灣酷兒文學的評論集。而「台灣原住民文學選」日譯系列則出版第七部，夏曼·藍波安與奧威尼·卡露斯的作品集《海人·獵人》，由下村作次郎與魚住悅子教授翻譯。

此外，在韓文外譯的部分，這一年來有著重要的發展。金良守、金尚浩教授所編譯的「台灣現代小說選集」，集一《白鼻狸》與集二《木魚聲》，由韓國東國大學出版部出版，分別收錄了鄭清文〈三腳馬〉、李昂〈戴貞操帶的魔鬼〉、袁哲生〈秀才的手錶〉、蔡逸君〈藍色的馬〉、黃凡〈總統的販賣機〉、張瀛太〈西藏愛人〉、吳錦發〈指揮者〉與〈黃髮三千丈〉，以及葉石濤〈齋堂傳奇〉、賴和〈一桿稱仔〉、吳濁流〈水月〉、鍾理和〈貧賤夫妻〉、鍾鐵民〈送行的人〉、宋澤萊〈我看到櫻花樹下的婦〉、鍾肇政〈白翎鷺之歌〉、王拓〈墳地鐘聲〉。後續出版的集三《維多利亞俱樂部》將會以施叔青小說為主，集四《作夢的台北》將會收錄陳千武〈獵女犯〉、王文興〈欠缺〉、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陳若曦〈晶晶的生日〉、東方白〈黃金夢〉、楊青矗〈低等人〉、朱西甯〈鐵漿〉、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篇，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小說在韓國相當難得的完整性呈現。

最後要特別一提的，是前面所提及的日本推理作家島田莊司，與日本講談社合作策劃「亞洲本格聯盟」系列，編選台灣、泰國、中國等具代表性的推理小說，台灣的部

分選譯了藍霄的長篇推理《錯置體》，列為該書系的第一本，可以說是台灣推理小說日譯單行本的第一作，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七

駱以軍在其主編的年度《98年小說選》序文中，認為九〇年代以降的幾個敘事伏流，包括原鄉、情慾、性別、認同、都市漂流、青春啟蒙，都可以在今年度的小說書寫中，看出匯聚與混種的軌跡。在《西夏旅館》得到紅樓夢獎的訪問中，其實駱以軍也是用同樣的觀點，在剖析自己當下的書寫累積，和台灣過去文學脈絡之間的關係與相對位置。而一如他所言，這些小說關懷，的確也展現在今年出版的長、短篇小說中，並呈現出世代的重層現象。當然也讓人期待，這樣的匯流將會怎樣繼續漫衍，而激盪出一個階段的文學浪濤。

但若再把文學場域的生產條件與資本納入考量，這一年來的小說出版中，包括甘耀明《殺鬼》、陳淑瑤《流水帳》、林哲璋《福爾摩沙惡靈王》、馮青《懸浮》、柯品文《異鄉人》等，甚至是這幾年屢得大獎的駱以軍《西夏旅館》，都是透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或出版的補助，除顯示出國藝會對於當代台灣文學出版的重要性外，也更凸顯市場對於在地中文書寫信心面上的嚴重缺乏。而這或許是在文學內在脈絡的藝術開創外，同樣需要面對及思考的問題。台灣的中文書寫出版環境，究竟該如何找到新的出路：是必須面對作者與讀者之間溝通話語的消失，因而如何找回讀者的問題？還是題材與現實之間對話關係的重探？抑或是在文學定位與書寫技術的層面上、在

藝術與通俗場域之間採取更多的協商？

因此，在這個即將邁入下一個十年階段的2009年的台灣小說創作圖景，究竟會是一種在地文學書寫長日將盡的預言？還是下一波眾聲喧嘩的先聲？很快，我們就會知道答案。